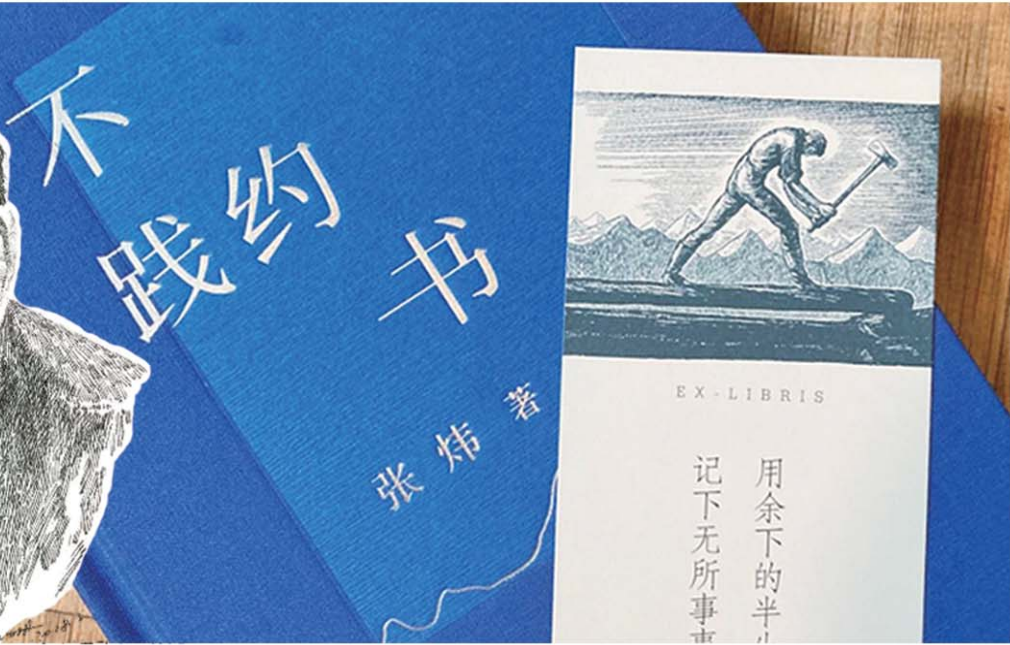


中国的现代自由诗需要发明“焊条”，把它与中国古诗连接起来——

张炜：写诗的事儿还不算完

45万字，只用了《左传》
五分之一不到的内容
——潇水眼中的趣味历史写作



□ 本报记者 卢昱

近日，一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下与未来的文学之约”文学论坛在济南举行，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参加。

有评论家认为，多数作家在抵达个人能企及的写作高峰后，随着年龄渐长，通常自寻一条下山的小路，借着向下的势能写些生活散章什么的。著名作家、诗人张炜却不是这样，他向着雪线以上突破，冲着更峭拔冷峻的地方去，那里放眼远眺时看见的是洗炼、骨感、纯粹的诗。

在张炜看来，中国的传统诗不可能跟现代自由诗完全隔绝，但当代自由诗看不到传统诗那种深厚、长远、明显的传承，翻译诗的味道更为浓重。在新作《不践约书》中，张炜试图将中国传统诗歌与现代自由诗“焊接”起来。“我们中国有生铁焊条，铜和其他的东西也可以焊住，还发

明了一种焊条，把塑料和金属也可以接起来。但谁有办法把中国的古诗，跟现代自由诗焊接起来？如果发明了这种焊条，也太伟大了。我就想，中国的现代自由诗需要发明焊条，把它与中国古诗连接起来。我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不停地寻找一种材料，想把它焊接起来。”他说。

诗歌是张炜终生追求的目标。“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张炜说。

“不写作的人，无法体会到诗歌中语言的加速度以及坡度。”对张炜来说，诗是一个核心，离这个核心越近，离文学就越近，不可以完全为个人所有，只能一点点无限接近它。

1972年，张炜在胶东成立了一个诗歌小组，五位成员立志要写诗，成为诗人。少年

时代的狂妄和热情，激发着五人疯狂地阅读和写作。近50年过去了，这个诗小组的五个人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十年前，张炜在海边遇到其中一位诗友，开始并没有认出来。

“他比我大一岁，满脸皱纹，只剩下两颗牙齿。我们没有多少寒暄，他只是握着我的手问我的创作情况。原来他还在坚持写诗，不过我没有见到他发表。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写诗的事情还不算完。’”他只留下了两颗牙齿，但文学的事情、诗的事情，仍耿耿于怀。”张炜说，这里哪有什么功利，这就是爱。

“这样的一种爱，该是生命中多么顽强、多么持久，又是多么迷人的一种力量。有这样一种力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都会有办法解决。这是文学的力量。”张炜说，类似的一种力量在支持自己前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不践约书》以诗歌为表现形式，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边界，作者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所熟悉的特定空间为地理背景，叙述内容穿越于古齐国与当今社会，融入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以海滨文明为背景的历史文化，以52节长诗的形式完成历史、文化、艺术上的超越。

有读者认为，《不践约书》中，诸如“贝加尔湖”“两千年的门洞”“苏东坡”“奢华的北宋”“大明湖海右此亭”“大山后面隆隆的雷声”“乡下茅屋”等和日常细节组成了不断涌来的意象链；每一节都有“故事”，作者勾勒出了一本时代之书的毛边，“凹印下的三叶虫之影”“梧桐树上有庄子的凤凰”“炊烟颤颤抖抖然后断绝”之类的诗句频频出现。

“诗中涉及的历史节点和地理元素等，既是角色自己的，又是他者的独白。一首诗至少拥有三到四个声音，这不仅是结构和呈现的方便，而且是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诗中会有暧昧的声音和内容，这既是天然的诗性，又是朴实的表达，是一种不可消除的声音。多种声音可以看成交响，也可以视为单独的存在。”张炜说，诗人的胸襟、气度、掌控力，会作用于这些声音。“它们一旦出现分解涣散的倾向，就像战争中反叛的部队一样，很危险了。”

“《不践约书》是一个实践，我未来还要实践，但极有可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但我不相信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中国古诗从形式的层面上看，它有平仄、有韵脚，你看它加速度的方法，你看它那个词语是多么的整齐，都是七个字五个字甚至四个字，它是那样的。现代自由诗就不是了，几个字就断开，拐弯很复杂，长短不拘。现代自由诗必须这样写，还是我们没有能力继承传统，充分地处理我们的诗句？这里边有好多未解的东西，所以我想处理它们。《不践约书》相对整齐，长不过三四个字，短不过八个字。我想象古诗一样的整饬，靠平仄和韵脚去加速度，去掌握它的速度，掌握语言的坡度。”张炜说。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与当年明月等人一起，被视为趣味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名著《三国演义》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超级IP解读，位居得到App热搜榜前五名，被网友称为“第一时间拿下”的热门课程，其幽默、创新解说历史的形式吸引了15989人加入课程学习——他就是历史文化写作者潇水。

潇水本名张守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得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早在20年前，潇水已经成为国内趣味历史写作的开创者，著有《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楚汉争霸启示录》《秦殇》等书籍，可谓著作等身。

近日，潇水接受记者采访，畅谈他眼中的趣味历史写作。

潇水在趣味历史写作的领域起步很早。“互联网刚在国内开始流行时，我就关注到一些用户会在论坛上写历史解说的片段或者故事，而且使用了一种平易近人写法。虽然，在这之前我并未写过历史类的作品。但当时受到他们作品的影响和启发，对这方面的内容很感兴趣。”潇水坦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介的发展，让写作环境变得开放，题材更多，素材更广，内容更丰富。2000年初，潇水在天涯“煮酒说史”版块中更新帖子，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准确地写历史，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随后，潇水出版了《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也带动了“草根作者”写通俗史的出版热。2005年出版的赫连勃勃大王的《华丽丝时代》，2006年上市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2007年出版的曹昇的《流血的仕途》等一系列作品大火，趣味历史写作空前繁荣。

毋庸置疑，趣味历史写作在证明自身的文学价值之前，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商业价值。不过，在潇水眼中，趣味历史写作也有着独特的文学魅力。他的趣味历史写作是围绕着“历史+文学”的形式展开，即便是写历史的题材，也不会违背文学创作。而且，用严谨的历史史料去“撬动”轻松、幽默的文学故事，潇水的作品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不禁为书中睿智的幽默而拍案叫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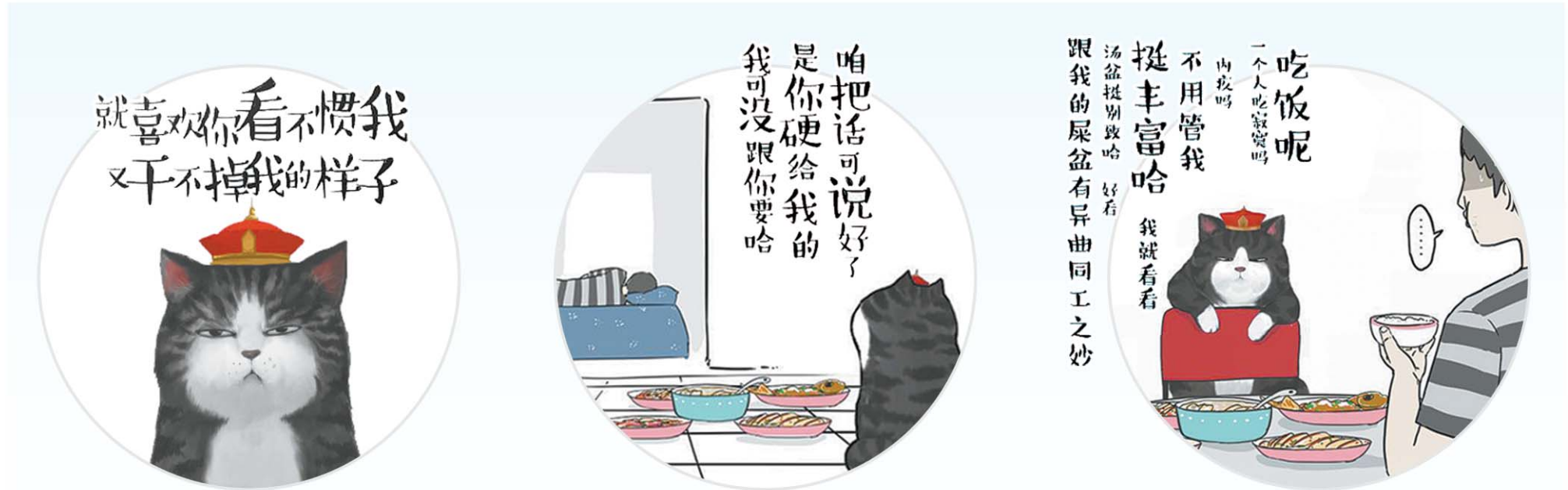
“我在大学的课堂上学习过《左传》这本书，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让我着迷。工作之后，《左传》也成了我的案头书，里面的片段基本能够脱口而出。这种反复的学习、回顾，使得我有足够的积累和沉淀。”潇水说。

《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两本书中的史料基本来自《左传》，45万字的厚厚两本书，也只使用了《左传》五分之一不到的内容。“相对来说，这段历史的题材更加多元，社会结构、思想、意识趋向复杂化，故事写起来会立体一些。”潇水解释，他想通过趣味历史写作，将春秋时期贵族的一些价值观念、仁义等道德观念二次传播给大众。“有读者曾和我谈，看过我的书后，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变化。可能，这也是创作的意义之一。”

2015年，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录制视频，还特别介绍了潇水的《秦殇》一书，超过180万人点击观看。“潇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通俗历史作者”，罗振宇说。之后，潇水开始被更多读者熟知，在知识付费的平台崭露头角，他的趣味历史写作得到了新的延续：网络付费课程“潇水讲透三国演义”不仅继承了以往的诙谐幽默风格，更站在当下的视角，拆解《三国演义》对于当代人的价值和意义。《三国演义》里中国人格的解读、原型故事的新视角、文学技法的运用等干货，让观众读懂了其中门道。

巨大关注度的背后，潇水不禁感叹现在的读者“变了”，“读者们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功利近利的阅读趋势已经越来越强烈——纸质图书的销量很低，大家都不怎么看书了。”尽管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籍，潇水很少会关注书籍的营销和宣传，“写书不为名利，就是爱好。”这是潇水一直坚持的写作理念，以《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五本）为例，该套书出版和再版合计三次，每次销量一万五千套，从数据上看不算特别火热，却得到了很多读者在“质”上的肯定，豆瓣评分达到了8.7分。

“作者以网络语言描绘了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代的历史，摒弃了史书的晦涩难懂，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再现了被当代史学界誉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历史面貌’。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天空中璀璨的明星。”这是一位豆瓣网友对潇水作品的评价，也许最恰切地概括了趣味历史写作的价值所在。



白茶：做文创周边影响“IP”？这很“扯”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魏钰

猛一提“白茶”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但要说起一只叫“吾皇”的肥猫和一只叫“巴扎黑”的胖狗，很多人立马会心一笑。它们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系列（漫画迷习惯称之为《喜干》系列）的主角，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卡通网红”。白茶正是这个系列的作者。

白茶本名梁科栋，陕西西安人，2009年、2010年《科幻世界》银河奖最佳美术作品奖得主，2009年星云奖最佳美术作品奖得主。2015年，还是插画师的白茶将连载在微博上的彩色插图以及专门创作的最新爆笑短篇集结成书，讲述萌宠和少年主人的故事。书中的“吾皇”狡黠、傲娇，“巴扎黑”则蠢萌、憨厚，故事幽默暖心，文字风趣有爱，画风兼具插画及国画之美，一经推出就备受年轻人喜爱。仅第一集就有80万的销量。如今，《喜干》系列已经推出了5集，还有了增订版。白茶的微博粉丝数已经接近500万。白茶还与数十个品牌合作，全力将“吾皇”“巴扎黑”打造成超级IP。日前，白茶携《喜干5》来到山东书城做签售，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什么会选“吾皇”和“巴扎黑”，这些生活中的“萌宠”做创作的主角？这不是更便于传递一些创作想法？

白茶：书中的“吾皇”和“巴扎黑”是动物，但我画它们，本质上还是画“人”。对我来讲，它们就是伙伴一样的存在。一旦当朋友的话，对很多事情的构思会有代入感。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垃圾桶倒了，不同

性格的朋友，有什么不同的反应，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我不去想它是猫、是狗，就去琢磨一个很蠢萌的朋友或者一个很狡猾、很浮夸的朋友，会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把这些反应做一个记录，再做“编剧”的工作进行整理。这样的创作，让我产生了很多灵感，因为我们和人沟通的时候，不同性格的朋友真的会发生很多好玩的事情。

记者：距离《喜干1》面世已经有六年了，整个系列还在持续不断圈粉，这些形象的吸引力是什么？

白茶：就是它们自身的性格魅力。“吾皇”“巴扎黑”的性格很受年轻人喜欢，我们也持续在做跟现实相关的内容，生活中有什么好玩的事件，“吾皇”它们也会参与。而且，它们表达的内容，也是值得阅读的。读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反思。这也是我进行创作的一个初衷。我还希望，读者现在读，和多年之后再读，所收获的是不同的感受。“吾皇”这个系列肯定要持续推出的，但要在早期的幽默搞笑基础上有所转变，未来，我会努力在创作内容的深度上再加深一下，纵深感再强一些。

另外，我发现《喜干》读者的年龄段跨越很大。第一集的时候，“白领”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变得特别受小朋友的喜爱，我都挺意外的。仔细想来，可能因为这个漫画本身说的就是陪伴宠物，不管多大年龄的人都会去养宠物，而且除了猫狗自己的故事外，我还讲了很多它们小世界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还有专门贴合互联网热点的创作，这就和青少年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共鸣，让年轻人甚至孩子们觉得这不是一个二次元世界，

“吾皇”“巴扎黑”一直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

记者：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天发布的漫画中，包含了茶道、刺绣、功夫等传统元素；在活体宠物盲盒事件引发社会争议时，也有发布一幅漫画倡导领养代替购买。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用漫画IP形象发声来回应社会现实？

白茶：我觉得作为IP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它需要在必要时去发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我们团队主动做了和防疫疫情相关的内容，得到了大量的点赞和转发。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认可和激励。未来，不论是公益项目还是社会热点，我们都会高度关注，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漫画本身也倡导用爱陪伴成长，这些是很有必要的，是一个IP应该做的事。

记者：国风的运用，让《喜干》风格格外明显。如何做到让这一系列作品独树一帜？

白茶：我是学美术的，早期的时候，我就对中国传统美术里的色彩结构采纳了一些。我学的是设计（方向），创作中比如印章、字的排版还有水墨配色等元素，也是一直学习和借鉴传统美术的东西。在未来，我也会保持这一风格，没有想过再变化一个新的方式，中国传统美术有很多很有魅力的地方，我还在探索能把更多元素放进我的漫画里面。

记者：《喜干》有很多“周边”，像新年桶、网易云音乐主题、粉丝群聊天的气泡、纸质场景盲盒的组装玩具等等。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着力于周边产品的创作，让“吾皇”和“巴扎黑”出圈？